

教育  
文藝

徐老師

須善本著



新夏圖書公司發行

# 吳序

二十世紀的前五十年代表裏，落後的中國，被捲進到連續幾次世界革命急流裏，一切都在飛躍，一切都在暴變。

教育是最現實最顯著的時代的標幟，今日中國正當民主革命的高潮，祖國民族正朝向新時代新世紀邁步前進，書院私塾的封建教育，早被淘汰，現行的歐美式的大中小學校資本主義教育，對於次殖民地中國，很欠協調！什麼是中國的時代教育？這問題早就存在了，陶行知先生一生就是從事這問題的致力與創造而犧牲的。

須窺本兄是一位實際教育工作者，當過小學中學教師，當過大學教授，而且還親自當過小學中學的校長，現在還擔任着大學的行政工作，久年的考驗，問題清楚地擺在須兄的眼前了！（詳讀「監考」——徐老師「諸文」），因此，須兄苦悶，終於須兄覺醒了，挺身而起，實地去開辦學校，試驗自己的新教育的新理想了！雖然是受盡艱苦磨折，終於知仁中學在浦江的東岸的大地上出現了！

從「徐老師」諸文中看「徐老師」忠於現實，誠於大眾的精神是可佩的！「徐老師」在跟着時代跑，在跟着時代追，熱心忠誠地在教育人家，更忠誠不斷地在教育自己，改造自己。一個肯跟時代跑的人，其進步與前途是無量無疆的！因此，我在此預為須兄致一祝詞曰：

「徐老師進步！徐老師成功！」

吳澤序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四日大夏大學

# 王序

教育爲精神事業，教育制度應隨時代而變遷，教育者尤須有前進之思想，與革命之精神，使教育方法日新月異，不特造就人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即整個社會進步與文明，亦因之推進，此爲主持教育者及負荷教育實際工作者所當認識。

須養本兄服務教育界已有年所，平日對於教育制度，教學方法，兒童心理，教育行政等，潛心研討，頗多獨見之處，而於當前教育現實，殊感不滿，每有評論，無不透關，茲就其多年來教學經驗與認識，用文藝方式發表其教育理論與觀感，而寫成「徐老師」一書，不僅可供教育界之參考，且可爲文藝界之讀物焉。

三十八年二月王越三序於滬濱

# 自序

三十七年一月，我首先寫成了一篇教育文藝「亞平的成功」，脫稿後，請瑤青兄校閱，瑤青兄對該文大加贊美，並且鼓勵我能同樣性質，寫成數篇，出一冊單行本的教育文藝，定可為讀者歡迎。但我因職務忙碌，一直沒有機會執筆續寫，至五月一日才寫成第二篇「徐老師」，暑期中受新夏圖書公司之委托，編著「兒童遊戲」一書，又無閒暇時間，在八月二十二日，為感今日考試制度之流弊，寫成「監考」一篇，十一月二十二日寫「徐老師辦學記」，寒假中寫「為老校長繪形」，長長一年歲月，不過寫成了五篇東西，勉強成冊，還從瑤青兄之囑咐，印刷問世。這許多一連串我看到的、聽到的、經過的零星經驗，通過了思想，重行組織成篇，至於所描繪的人物，全為幻想，讀者祈毋作無意義的推測。教育理論是枯燥之味的，除了專攻教育者外，普通人或初習教育者，常無興味閱讀，現在把它具體化了，事實化了，以文藝為經，以教育理論為緯，所冀者乃引起讀者興味，啟發研究動機，決無其他寓意。筆者文藝涵養樹淺，作品幼稚，敬祈指教。

我的家庭，也是富貴門第，世代書香，八扇牆門內的大院子裏，居住着閩族人家，分大房、二房、三房、四房，長輩有我的叔伯，幼輩有人喚我太公。全院裏的人們，因受着古老封建紳士思想的遺毒。近年來復受外來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形成為自私、勢利、的小社會，他們的眼光，祇知向上觀看，確從未向下幫助過一個有志氣有作為的優秀青年，我是在這種小社會裏生長起來的人。我父親是清末師範學堂出身，在那時他沐浴在新時代新思想的潮流中，影響成他後日熱情、坦白、豪爽……種

種的好德性。他在家鄉辦過小學堂，自己先把辮子剪掉，保守腐化的人們，背後會批評他是革命黨。我母親出身自大家閥秀，很嫻淑、多禮貌，缺少現代知識，標準的賢妻良母。她的性格與我父親相背，他與我父親是遠房的表親，爲舊禮教的作弄，硬把他們兩人結合在一起。父親因喜結交朋友，經濟不敷開支，破產償債，母親無力阻止，笑着臉服侍父親，背後常偷彈淚水。每晚她在燈下自己做着針線，我們弟兄伴着她讀書，她叮嚀我們努力求進，自己的淚水，不斷地掉下臉頰，她內心痛苦萬分，然從未向人訴說。她不知害她的乃是萬惡的封建制度，只埋怨自己命苦，恨在心頭，鬱成疾病，不久她就撒手人間，那年我祇有十五歲。父親自母親死後，懺悔自己，追念母親，每晚飲酒誦詩，藉以排愁，讀到悲哀的詩章，觸動情境，暗自飲泣，第二年他跟着母親一同去了，留下我們孤苦零仃一羣。那年我小弟只有三歲。父親死後，家境清貧，我就開始過着流浪生涯，現在總算能立足社會，其間不知經過了多少艱難困苦。經驗了甜酸苦辣的滋味，因此體味出人間的不平。有了先天遺傳，再爲後天環境支配，才熬鍊成我今日這樣的，孤獨倔強的硬性氣骨。我要拯救後代，要使千千萬萬的優秀後代，生長得堅實有用，我要爲他們破除障礙，開闢道路，讓他們容易成功。這幾篇文章全代表了我的思想。總希我們這種思想能發揚光大，我們走的道路能繼續不斷有人走在走，寫本書之意義在此。本書承瑤青越三兩兄之鼓勵與校閱，提示意見並代作序，統此致謝。

三十八年二月六日寒夜序於浦東知仁中學

# 教育文藝目次

亞平的成功

徐老師

監考

徐老師辦學記

為校長繪形

..... 一〇

..... 一〇

..... 一三

..... 三〇

..... 四〇

144996

## 亞平的成功

### 一

亞平現在是二十四歲的壯年了，身體結實，精神飽滿，爲人和藹，彬彬有禮。做事很富興趣。每次的學術演講會，總去參加，常常練習寫作，他漸漸的在成長中。他在抗戰期中畢業在後方的某國立師範，這次復員回來，現在在S埠鄉郊擔任一個小學教師。學生們都歡喜與他接近，他的辦公桌邊，或是臥室裏，常常圍了一大羣的小朋友，他很親熱地的一個個去週旋，不厭煩，也不發怒，就是有些性構剛強的學生，遇到了他就不倔強了，很馴良的聽從指導。所以學校裏逢到學生相互打架，有時扭打得很厲害，其他教師一時會調解不開，或者教師們用威權來調停了，但是當事的學生是不肯服從的，一定要各自去告訴過亞平老師，只要亞平老師說過了，兩造就握手言好，心平氣和的再踏進教室去上課，不再結下仇恨了。亞平決不像時下的一般教師們愛慕虛榮，歡喜金錢，他從不與學校當局爲了薪金的高低而有所計較，他最喜愛的是一羣天真爛漫的小學生，與潔白無瑕的許許多多的小心靈。亞平可說是現在潮流中最標準最優秀的好教師。

### 二

亞平出身在鄉村的農戶人家，父親早死，撫養他長大的是目不識丁全無知識的母親，小時候母親很溺愛他，因此他無形中養成了許多壞習慣，感化他最深，影響他有今日成就的，是小時候在本鄉一個初級小學裏的一位徐老師。徐老師是高高而瘦削的個子，黑黑而有數痕的臉兒，至今他還能深深的

## 亞平的成功



回憶起來。徐老師是他唯一的恩師，也是他一生從過教師中的最敬仰而印象最深的一位老師。亞平的老家是無錫西鄉太湖邊的一個小村莊，江南公路沿着湖邊繞過山脚直貫他們的村莊。每逢夕陽將下，湖面風平浪靜，湖面上照着一片金光，三三兩兩的漁舟在撒網捕魚，偶而還能聽到漁夫的歌聲，和漁夫腳踏船板的趕魚聲，互相應和着。徐老師每在這時候散步湖隄，欣賞這湖光景色。徐老師常愛思想，內心善良，誠懇助人的好老師，他無時無刻不在回憶着，有時還好看到徐老師穿着那件退了色的灰布長袍的背影。七七抗戰開始，不久敵人的足跡就踏進了他們的村莊，起初他還留在家裏，後來因為不願甘受敵人的踐踏，就離開了母親與那位慈祥的老師，一個人到宜興山裏政府辦的中學去讀書。初中畢業了，他因為小時候受了徐老師的影響，千里迢迢跑到四川去，進了這國立××師範。就在這數年中他與家中音訊斷絕，這次勝利歸來，他首先跑回家鄉，因為他家鄉是××軍的根據地，敵人將它統統燬去，母親就在這時候病死了，徐老師也失蹤了，他悲愴地踏着這一塊廢墟，無可奈何，後來回到城裏，由同學父親的介紹，來S埠鄉郊担任教師職務。

## 三

亞平的母親是一個鄉下的無知識女子，她的識見不遠，胸襟狹隘，頭腦保守，貪圖近利，是一個十足鄉氣的婦女，所以她只會撫養子女，而卻不會教育子女。亞平小時候有一個哥哥，比他大二歲，七八歲時，他常同哥哥在馬路上玩耍，只要外面看到有心愛的東西，不管這東西的主權是屬於誰的，就拿回家去，母親從沒有禁止過，或者臉色有過不快的表示，相反的有時候拿回母親心裏所歡喜的東西，她還會稱贊小孩幾句。有時亞平同哥哥爭奪一件玩具，母親怕厭煩，常安慰着亞平說，你不要



鬧，等他到了學校裏我替你拿回來，因為他哥哥比他先進村裏的那個小學讀書。哥哥進校了，亞平還是鬧着要哥哥的玩具，母親就在哥哥的玩具籃裏拿了出來，並且再三叮嚀，現在替你拿過來了，一個人好好的玩，<sup>三</sup>切記着，如果哥哥回來就別再拿出來，亞平當然聽着母親的吩咐，他哥哥在家時，就再也不敢拿出來玩了。母親有時買了一些零食吃，常常分一部份給兒子吃，不過她又要關照了：快吃掉，不要給你哥哥（弟弟）看到，兒子很快的塞進嘴裏，囫圇的嚼了幾下就嚥下去了。母親有時手頭工作忙碌，常常會叫他的哥哥拿了瓶或竹籃，到馬路邊汽車站附近的小店裏去買東西，村莊裏常常有將紅綠糖捏成的老鼠偷油或者猴子打拳的糖担挑進來，那賣糖人打着小鑼，引誘小孩去圍着觀看，亞平的哥哥一手拿着瓶（籃）去買東西，路過糖担也伸長了頸，顛起了腳，立在人羣裏觀看。當然小孩起初是不敢措油父母的錢，經過幾次後，他有一次大胆的，拿出一些母親叫他買東西的錢，買了一個猴子打拳，偷偷的藏起來，再去買好了母親所要買的東西，回家去交賬，母親却沒有發覺。那天，姨母也在他們家裏，看見了小孩這樣清楚能幹，還當着他母親的面大加贊揚，母親却很歡喜，哥哥也高興，亞平則非常羨慕，希望母親也叫他去買東西，可以得到同樣的贊揚。有一次大除夕，姨夫親自送來一隻老母雞，幾十個雞蛋，幾方年糕，二個小孩每人結二十個銅元的壓歲錢，用紅紙包了，並且插上松頭柏枝，弟兄們拿了很高興，有時藏在內衣袋裏，有時藏在枕下，每晚剛睡上床的時候，拿出這紅紙包，拆開來算算數，叮叮的敲着，再把它包好，放到枕下，才安心睡去。新年裏母親要上街去，手頭又恰巧短少錢，就沒有得兒子的同意，不聲不響的將兒子的壓歲錢拿了化用。孩子不見了錢就問母親，母親說錢用去了，孩子也沒法，可是以後看到母親有錢留下來，孩子也會不得母親的同意，自己去拿着用。

在亞平十歲的那年夏季，天氣大旱，田裏泥土龜裂，稻禾多快要枯萎，村前的那條小河，也要快乾涸，亞平弟兄們整天的在烈日蒸晒下赤了足，跑在河裏摸螺絲，那年時疫流行，村裏連死了幾個人，他哥哥也就權到時疫死了，母親爲了哥哥的死，哭了好幾天，隔久了才漸漸忘去。現在亞平只有一個人陪伴着母親，冷淒淒沒有伙伴了，以前哥哥所做過的事，現在統由亞平接替下去，買醬油買酒，收割時到田裏拾麥穗，趕雞，無一不是他担任，哥哥從前的壞習慣，統統的也全學會了。並且現在就亞平一個人，母親就只有這一個寶貝兒子，更加溺愛他，什麼食物都給他吃，有時母親還會偷偷的在隣人圍在太陽下的蘿蔔乾一類的食物，取了一塊先自己吃了，再給兒子吃一塊，才輕輕的走開去，日子久了以後，無形中亞平已經養成了偷竊習慣。

## 四

亞平在十歲的時候進學校讀書，那小學是在他們宗族的古舊祠堂內，離家不滿半里，只有一個教室一個教師，徐老師是那個學校的校長也就是教師，他在這小學裏已經教了十餘年書，他自幼即認識他，那時候徐老師常到村莊裏來散步，他看見了每個小孩都歡喜，摸摸孩子的臉，拉拉孩子的手，很慈祥的誘着孩子笑，「乖！乖！」，母親也笑着回答老師：「徐校長，這孩子你帶他去好嗎？你帶他去讀書，阿平，你跟先生到學校裏去吧！」，老師笑嘻嘻的走開了。孩子們無形中對徐老師怕懼，看見了徐老師就要逃走，母親還哈哈的笑起來。此後，孩子哭鬧時，母親就用「徐老師來了！」的話來恐嚇，孩子便不哭了。所以亞平初進學校，總是想逃回家，雖則常受到母親引誘或責打，他還是要逃學。漸漸的亞平慣了團體生活，徐老師對小朋友很和氣，他在教高級的學生讀書時，常常在黑板

上畫了一幅簡單的圖畫叫小學生模臨，待他教完高年級學生的書，命他們複習，自己又回到小學生那裏，一個個仔細的糾正他們所畫的畫，這個畫得好，那個畫得也好，好像每個學生都畫得很好似的。徐老師很耐煩和氣，所以不久亞平也就不怕老師了，相反的他還常常喜歡到學校裏來，不願在家裏多留時間。

## 五

亞平因為幼時的不良教育，偷竊慢慢成了習慣，在同學中的橡皮鉛筆或紙張，他常常偷偷的拿着藏起來，隔了好久才拿出來用，被同學發覺了而爭執去告訴老師已非一次，老師好好的盤問過了，解釋了一翻，將東西歸還原主，並且告訴失物的學生說，亞平是個好孩子，他因為急切需要東西用，隨便才拿了，現在你可以拿回去，不要再鬧了，快到教室裏去。一面他又拿着同樣的一張紙或一枝鉛筆給亞平，滿足他的慾望。這一段時間內，徐老師常常到亞平家裏來問長問短的，差不多他家裏的環境都明白得很清楚。徐老師暗暗地自付着：「好一個優秀的孩子，可惜家庭環境太壞了！」。那時候縣裏要每個小學辦理民衆夜校，徐校長也奉命辦理，他要亞平的母親也去讀書，起初他母親怕羞不肯去，日久了也就慣常，與隣家阿三姐，六孀孀，一吃夜飯就去學校讀書，那夜校裏的學生都是白天學校小學生的爸媽或兄弟，學校裏晚上很熱鬧，後來這學校成爲晚上各學生家長聚集休閒的場所。徐老師很熱心很快樂，他認爲要改造小朋友必先改造他們的家長，那才澈底呢！亞平母親漸漸識了不少字，圖近利不道德的行爲也漸在減少，可惜亞平呢？因爲年紀幼小，一時不免爲物質利益的引誘，再兼習慣成性，尙不免有一二次偷竊行爲，每次都能爲徐老師偵知，而且還不灰心很耐煩的開導他，

## 亞平的成功

他總相信孩子們是有法改造的，教育是萬能的。

## 六

光陰很快的過去，亞平十三歲了，那時他在四年級讀書，徐老師雖則知道他有許多壞習慣，然而仍是與他接近，並且很愛護他。這是一個初冬的清晨，天氣已很寒冷，水溝裏的水已經結着一層薄冰，早晨的太陽更覺得暖和而可愛。亞平一清早就到校裏看徐老師，當他走進徐老師的臥室，徐老師已經起身，在操場上做他每晨不間斷的健身操，他走進房間，見徐老師床上的被還散亂地堆在床上，沒有摺疊起來，櫃上放着一隻手錶，這是徐老師每天備帶的，還有十多個銅元。亞平看了手錶銅元，眼睛在發花，他想，銅元恰可買一本練習簿，他想起算術本快用完了，母親是很吝嗇的，要向他索錢最爲難。他一時爲物慾引誘，就將錢藏進袋子，他又看見手錶，取着在耳邊聽，滴滴的報時聲，他又想到每次快下課的時候，先生拉起袖子伸出手臂，看看手錶，關照年長的學生出去搖鈴下課，他覺得這東西好玩，有趣，他想要，又不敢拿，躊躇了好久，他將錶取着，決意藏起來，讓老師不追究時再取回去，他看見在案桌底下有一雙舊皮鞋，這是藏錶的好地方，他決定了藏在裏面，待藏妥了再走出房間去。

徐老師由操場上回來，快走近房間，發覺房內有人，他好奇心地的繞過房門走至窗口，在玻璃窗日窺見亞平一切的動作。徐老師是學教育的，辦教育的，教育兒童應採積極，不能消極，他暗忖着，這一個優秀的兒童，我無論如何要教好他，我不能灰心氣餒，小孩是可以改造的，教育是萬能的，他在剎那間腦間又浮起了這許多思想。他決定了方針，走進房間去，亞平也在走出房來，兩人在房門前

遇到了。

「亞平，你這腦早就來看我？有什麼事嗎？」

「不，老師，我想問你一個問題，現在我想回去了！」亞平心頭忐忑，要緊想脫逃。

「亞平你不要緊回去，我想與你談談呢！你看，太陽暖暖的不是可以晒太陽取暖嗎？」徐老師很和氣滿不在意的回答。他拉了亞平的手很安靜地走出去，在教室門前看見同年級的同學兩人在踢毽子。徐老師又說了，好，好，大家來晒太陽，聽我講故事，小朋友聽到老師講故事是頂歡喜的，當然大家站弄來，亞平則心很急，他想逃，他恐怕老師知道他偷了錢，然而老師硬拉着他不許他走。徐老師與同學們在牆角裏坐定了，亞平也只好免強的坐下來，徐老師開始講故事了：

「從前有一個小朋友，他很不誠實，老是喜歡拿人家的東西，有一天，村裏來了一個魚販，他偷了一條魚，貼在牆上，把身體背着牆，魚販少了一條魚，我又找不到，他就走了，這個小朋友拿了那尾魚，跳跳躍躍的回家去。隔了十五年，這小朋友長大了，在軍隊裏服務，他有一天偷了公家的款子，給長官查到了，判決他一年的監禁，在執行期間，他在監裏靜想着以前的錯誤，悔恨得每天流淚哭泣，同監的人都受到感動。後來他期滿出獄，立誓重新做個好人，以後就誠實而和藹，人家歡喜與他親近。」徐老師一邊在說，一邊注意學生們的面部表情，知道他們很出神。故事講完了之後，再接着發了幾個問題：

「你們要不要偷人家的東西呢？」

「不，老師，我們決不偷人家的東西。」踢毽子子的同學同聲回答。

「你們看見人家偷東西呢？」

亞平的成劫

「我要勸告他，叫他下次不要偷！」

「假使你們已經拿了人家的東西，那應當怎麼樣？」

「我們應當趕快的還人家，並且向物主道歉！」

亞平這時候不作聲也不動，臉色先紅而漸漸的白，眼眶裏的淚水馬上要掉下來的樣子！

徐老師知道他在懺悔了，再不向他們問下去，對他們說：「好了，你們回去吧！」

踢毽子的同學跳跳躍躍的走出了校門去，亞平呢？一個人慢慢的在走，好像在深思，徐老師跟在後面，冷眼的偷看他，他走到房門口，又立停了，最後他才進房去，將口袋裏十多個銅元照舊的放着，鞋裏藏着的手錶，也取出來放在原處，慢慢的出房來，向校門走去。徐老師看着亞平的背影，默默地唸着：「孺子尚可教也！」

七

徐老師自後對亞平更愛護了，看見亞平缺少簿冊或鉛筆，常常送給他，這不是對亞平如此，其實對任何同學都是如此的。亞平既懺悔以前的錯誤，現在又不感物質上的缺乏，漸漸的認識了偷竊的害處而誠實起來，並且覺得徐老師更可愛，不肯離開他一步，吃完了晚飯，告訴了母親，又到學校裏去。徐老師在上夜課，亞平替他注意時間、搖鈴，甚而打掃教室，擦黑板，收發練習本，亞平現在是徐老師的助手了，有時還伴着老師宿在校裏。四年級畢業，亞平還留在校裏補習，徐老師更重視他，推着他做學生自己組織的鄉公所裏為會計，叫他保管錢財，專司賬冊，其實是少得可憐的一些錢財，徐老師故意在試驗他誠實與否？亞平則更細心更清楚，不有苟且不有含糊，徐老師高興極了，他自己安

耐着，現在成功了。一個有壞習慣的孩子，居然能教育成功，教育到底是萬能的，他暗自在微笑。

有一天徐老師又留着亞平宿在校裏，大家睡下去了，老師突然的問道：「亞平你將來願怎樣？」

「老師，我願做一個和藹、積極、耐煩、前進的教師，像老師一樣的教師。」亞平很自然的回答着。

「好孩子我祝頌你成功！」不久大家都睡熟了。

## 八

亞平現在實踐了他預期的願望，他隨着徐老師的精神在前進，天涯海角，可敬可愛的徐老師不知流落在那方。這時候他眼前好如一個人影，高高而瘦削的個子，蓬鬆的頭髮，退色灰布長袍的背影。

三十七年一月十四日於浦東集善堂

## 徐老師

(一個教師奮鬥經過紀實)

引言

徐老師現在是受到學生們的歡迎與擁戴，但是他不自滿足，還在虛心學習。額前連連的皺紋，證明徐老師是上了年紀受過風波的人。回憶昔日在京滬線的一個小站鎮上的小學裏擔任體育教師，爲了一個學生不受指揮，踢了他兩腿，引起全鎮上人的反感，圍住了學校的辦公室，要校長交出徐老師來，形勢嚴重，嚇得徐老師躲在房裏一聲不響。又一次在太湖邊一個鄉村的某小學裏服務時，愛上了鄉長的女兒，漸漸的爲學生們知道了，校門上廁所裏寫上了污穢不堪帶有侮辱的字句。大學畢業之後，在湘西一只軍事學校擔任政治教育，爲了說話不謹慎，主任教官說他「思想左傾」，禁閉三天，然後強迫辭職。在貴陽的一個省立中學裏擔任史地教員，又遭到教務主任的輕視，與校長太太的勢利，被迫離開。在貴陽一個交通機關的子弟小學裏當教務主任，他痛快地幹了一下，着實表演了一些才能，然而又遭到同事們的猜忌，快快然，祇得辭職他去。後來到了重慶，在重慶他先後做過訓練班的教務主任，中學教員，師範教員，大學講師，他內心善良，愛護青年，但是每次都被迫脫離，或是很痛苦的自己離去。徐老師憶懷着以前的一切，面對鏡子看看自己蒼老的臉，自言自語地說：「希望下一代——學生們生活得好一些，不再像自己這樣的受波折，挨刺激！」。

徐老師畢生從事教育，可以分成三段時期：第一段是盲目時期，第二段是過渡時期，第三段是徹



倍時期。

(一) 盲目時期

在十七年前，徐老師那時僅十七歲，初中二年級肄業完畢，在那二年中父母相繼離世，他孤苦零丁，被一個遠房親戚介紹到無錫一家絲廠裏當學徒，在那裏苦度半年的奴隸生涯，後來因提沸水燙傷了腳，逃回家去，就不願再到廠裏去了。他腳爛了二個月，並且染上一身癩皮瘡，人家都討厭他，說他沒出息，待瘡毒痊愈之後，又遊蕩了半年。徐老師的遠房姪子是一個師範畢業生，在無錫鄉下一只一教室的小學做校長，需要物色一個助手，他托人介紹來看徐老師。徐老師聽說是去教書，他回憶起父親生前一邊喝酒，一邊與人閑談：『我願意我的兒子去做工，不叫他教書』，他受了父親這句話的影響，以為教書是最下賤卑鄙的差使，不願前去，當時就回絕了。他又失業了半年，實在挨不過去，才由人介紹到印刷廠去學排字工人。那種工作他不能做，也不願做，不到二個月他被老闆回絕了，又不敢回家，恐怕族裏人取笑，便一個人流浪在無錫，在旅館裏開了一個房間，靠典質度日。每天出外奔走，好容易找到了一個朋友，介紹他到東門外離城十五里的一個小鎮上，一只二教室的小學裏，替人代課。他怕挨餓，只能硬着頭皮去担任父親所不願意的差使教員。這是他教師生涯的開始時期。當然，他沒有讀過師範，他不懂得教育，盲目地在嚐試教師的滋味，胆子小，沒有經驗，上課時連雙眼視線都不敢正對着學生，真所謂死教書教死書。課餘下來，替學校做許多零碎雜務，那校長與一個女教師正在熱戀，每天很親熱的在一起，什麼工作都推給徐老師做，徐老師初出茅廬，做事很熱心，不計報酬，校長在他身上剋扣了不少薪金。下一學期那校長又物色了新教員，徐老師的飯碗打碎了。他只得回家，常到鎮上的小學裏去玩，與小學裏的教師很接近，有教師缺席，他就義務的前去

代課，漸漸的對教書發生了興趣。那時有一位教師與校長爭意見，中途離職，徐老師就繼續了下去。現在決不像初教書時那樣的怕與學生接觸，相反地他敢罵學生，甚而打學生。他認為教師站在教室裏，只有教師的威嚴，學生是不能說話的，只能聽從教師的指揮。有一次命令一個女生起立，那學生不服從，他就鞭打，學生帶哭帶罵的逃回家，罵徐老師的小名，在徐老師認為這是極大的侮辱，不久那女生的家長帶着學生向校長論理，並且要求校長撤換徐老師。他開始恨學生了，他把那般活潑不服從的孩子都視作叛徒，他承認一般肯用功死讀書，以教師的喜怒哀樂而喜怒哀樂的學生為好學生。然而好學生不過對他假意的服從，而大部份的學生，則和他搗蛋得更厲害，徐老師的飯碗又打碎了。他不明瞭自己的思想錯誤，反埋怨沒有教書資格，所以各個學校不肯常期聘用他，於是他開始要混取資格了，他向堂兄借了一張高中二年級的成績單，第二學期就到蘇州去插進一個私立高中的三年級。一年畢業，徐老師取得了教師資格，開始正式担任了小學教師。第一學期他到京滬線一個小站的鎮上小學裏當體育教師，徐老師還肯努力，參考了許多體育教材的書籍，再經過自己的一翻思索，編成了一部捉魚的模仿體育，模仿運河邊漁民撒網捕魚的動作。那時縣裏督學到校視察，看見這部體操，大加贊賞，說教材與地方環境符合，學生動作靈敏，徐老師第一次受到人家贊賞，着實鼓勵了他不少的勇氣。然而徐老師視學生為奴隸的脾氣，還沒有改，這也不能全責備徐老師一定是錯誤，第一因為傳統教育的遺毒，第二那時徐老師學識經驗還不足。有一次上體育課，一個學生向他請假，說腳痛不能出操，徐老師應允了，命他在旁休息，看同學們出操。籃球場上有地方保安隊隊員在玩籃球，那學生也參加打籃球，同學們報告徐老師，徐老師大怒，認為這學生故意躲懶，在教師面前耍把戲，恨上心來，就飛起腿來踢那學生兩腿，給地方保安隊隊員看到了，大抱不平，到得上宣傳這回事的經過，

於是全鎮上的人都擁到辦公室，包圍了校長，要校長交出徐老師，也照樣的踢這兩腿，這時徐老師躲在房裏，一聲都不敢響，好容易校長將那般怒氣衝天的人說退了，學期結束，徐老師又只能離開此地。第二學期徐老師到太湖邊一個風景優美的小村落裏，一只三教堂的小學裏去教書，他現在課餘之暇開始讀些教育書籍，有時去參加附近學校聯合召開的研究會，或者去參觀教育演說，不過他對真正教育的涵意，還是糊裏糊塗，因為徐老師根基不佳，這幾年來盲目的在嚐試教員生活，學識經驗及涵養還相差得太遠。他以前是受過人壓迫的，現在他不過勉強在作初步獨立營生，而就接受了傳統的保守思想，把昔日所受壓迫的痛苦，現在統統發洩在他的後輩學生身上，徐老師那時是盲目的。那小學有一位女教師是本鄉鄉長的獨養女兒，徐老師愛上了她，拚命的追求，這位女教師是一個十足服從而沒有意志的弱者，論面貌還清秀，徐老師不想自己的前途，釘住了那位女教師不肯放鬆。事情漸漸為人發覺了，年齡稍長的學生也在竊竊的批評，徐老師很恨，有時打學生一出胸頭鬱憤，學生更與他遠離。事情慢慢傳佈出去，村上人全知道了，女教師的父母也知道了，叫流氓警告徐老師，同時校門上廁所裏，給學生塗滿了污穢不堪，帶有侮辱的字句。那女教師起初對徐老師還有好感，後來居然背後罵徐老師「不自量力」，譏笑徐老師窮酸，沒有出息。徐老師又氣憤，又羞恥，由此他更用功讀書，不再把精神虛費在女人身上，現在把精神專注在書本上，第二學期他跑到上海，投攷取了××大學教育系。這一段時期可說是徐老師從事教育的盲目時期。

## (二) 過渡時期

徐老師初進大學那一年，恰巧是中日外交惡化的時期，因為了政治關係，掀起了各地的學生運動，上海當然首當其衝。徐老師也許是為了初進大學之門，沒有遭到人家的注意，然而他本人也有這

種想法，好容易能奮鬥到大學裏來，應當用功讀書，畢業後將來能找一個好一些的機會，才可以揚眉吐氣，一雪昔日的恥恨，所以外面翻江倒海的學生運動巨潮，他沒有參加過。他這時候咬緊了牙關忍苦，付不出飯費，跑到距校較遠的一座公路橋邊，一般苦力吃飯的飯攤上，他雜在中間，隨便的吃些東西來塞飽肚子。他有時候看到衣冠華麗，出入自備汽車，手牽摩登女學生的那些同學們羨慕過，他也會想過，將來讀完這四年大學，取到大學文憑，也能够一過這種關綽生活。徐老師頭腦裏會盤旋着：「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想法，所以他熬苦，過着一般非大學生所願過的生活，徐老師還在愚蠢，還是盲目。大學是人材集中的地方，他在教室裏聽到一般思想前進，學識廣博的教授們的宏論。在課外也能接近到一般見地較遠，俱有同情態度，不自高自傲的同學。逐漸的徐老師的思想有些轉變過來，山死讀教育書籍而漸漸的看各種社會科學書籍，注意報紙上的社論，在一年的大學生涯中，徐老師還算是進步的。八一三的炮火響了，學校後遷，徐老師跟着學校走了，起初他會顧慮到，還有三年沒有讀完的課程，每學期巨額的學費不能担負，躊躇着不敢昧然的跟學校走。然而他想到最近袋裏的錢還足敷路費之用，到了後方再說，能讀完一學期也是好的，吉人天相，將來也許會運道好轉，在遲疑中，他最後決定了一走，所以他毅然的走了。當然在流亡中的三年大學生涯，他是苦不堪言，學校一再遷移，他始終跟住了學校，靠公費度日，衣服被褥都破舊襤褸得不像樣子，因此遭到一般富貴同學的輕視，他不計較這許多。戰爭期間人材集中後方，徐老師耳濡目染，他確是逐漸在進步。他能明白敵人的罪惡，和人間的不平，他也稍能理解或分析整篇的堂皇理論，不過他倒底還是淺識，目標不清，思想矛盾，爲了地位與金錢的引誘，畢業後接受校方的介紹，到湘西一隻軍事學校裏担任政治教官。軍事學校是澈底實施黨化教育的地方，不允許有其他龐雜的理論與思想，

其實徐老師何曾抱有「反動」的思想，他的知識與經驗還不到有「反動」思想的資格。不過徐老師歡喜新的知識，喜歡看新的報紙與雜誌，他只俱有邏輯的能力，而尚無組織的才能，實足的是在販賣知識，在這樣情形下，惡運降到他身上，被禁閉，強迫辭職。他回到貴陽，擔任一個省立中學的史地教員，教的是高中二三年級及初中三年級的歷史與地理，每週授課二十四小時，這種職務，在徐老師那時的知識基礎，並對史地沒有深刻的研究功夫，確是很感吃力，然而他教苦也在埋頭準備功課，每晚必至十二時才得安睡。那學校因逃避空襲，遷在鄉下，徐老師租賃民房居住，有時在夜深人靜，闔下了書本，仔細的回憶過去，覺得這一生實在太勞苦了，淚水跟着湧上眼簾，這時隔壁莊稼人家的農夫在呼呼的打鼾，寒風不斷的怒吼！徐老師比學生先讀了一晚，第二天就去教授，雖則費了很多的力，但總是吃力不討好，學生們不服從他，背後批評他，他虛心接受學生的批評，晚上更延遲了睡覺的時間，充實自己。他現在對學生的態度再不如從前做小學教員時代的那樣處於對立，學生對他不禮貌，他能忍受，甚而他能同情學生的立場，更加愛護學生，所以最後學生也對他尊敬了。而那學校的教務主任呢？因為聽到學生們對徐老師的批評，社會上流行的是「各掃自己門前雪」的作法，不會去想到一個有作爲，有前途，肯吃苦耐勞的新進教師是應該提拔的，他們只想鞏固自己的地位，如何討好同學與校長，徐老師當然要被輕視，要被壓迫。那校的校長是一個純粹的學者，在文壇上負有盛名，不會拘心門角，一切聽命於人，然而校長太太則傲慢潑辣，對人勢利，徐老師在教務主任與校長夫人雙重壓迫之下，含怨忍辱的脫離了那個中學。第二學期他踏進了一交通機關附設的子弟小學做教務主任，交通機關有的是經費，因為經費充裕，學校就容易辦好，再兼主管長官的開明，事情就容易推動。徐老師學的是教育，並且曾經做過幾年小學教師，稍具經驗，再憑他熬鍊過的骨節，前

進的勇氣，耐苦的精神，着實替那學校幹出一些成績，受到貴陽教育界的贊譽。對教學方面完全改變了以前做小學教師時代的作風，不注意書本上的死教育，注意整個陶冶的活教育，不以教師為主體，而以學生為主體，希望孩子們都能真誠活潑，自治自動，不虛偽假作。徐老師很愛護學生，學生也喜歡與徐老師接近，就因為如此，又遭到同事們的嫉妬。他感到辦事棘手，沒有合作的同伴，忍痛的離開那羣小朋友，決定走重慶去。臨走的前一天，小朋友們自動召開歡送會，他在演說的時候，淚水忍不住掉下來，小朋友們也向他哭泣。他行李搬出校門的時候，小朋友們含着淚水送行他。他坐上開往重慶的長途汽車，駛出鬧市，他沒有心緒欣賞野外風光，他默默地幻想，他咒咀社會，咒咀人類的黑暗、欺詐、自私、殘酷。從此他再不想做富貴的夢，他再要充實自己，立志將來要肩負起改革污濁社會的重任。他永遠在教育界服務，與未成熟而純潔的幼體接觸，世界上只有教師才神聖而偉大。這一段時期可說徐老師從事教育由盲目走到徹悟的過渡時期。

### (三) 徹悟時期

徐老師初到重慶，先在市郊一個招致戰區學生訓練的會計班裏當教務主任，只有二個月，他看清楚了該班主任作風的官僚化，對同事們苛刻，對學生則卑躬屈膝，貪污無能，這兒那能久留，中途辭了職。又進一個招致戰區學生的中學進班裏教書，他看到一切很混亂，同事中有很多是淺識，表演出腐化的行爲，徐老師表面上與他們週旋，暗地裏則長之如蛇蝎。在這裏也會交到過二位朋友，一位天真、坦白、熱心，一位慷慨、真誠、富有同情感，課餘下來就與他們交遊，減少了許多寂寞。他在這裏發現一個女學生，表面看她很沉默，聰明，守紀律，面貌清秀，家境清寒。徐老師流浪在外頭這許多年，缺少安慰，精神上常感煩悶，以致常有暴躁行爲。在過去徐老師不敢存有夢想，像他的性格，

經濟又一向拮据，他明瞭不會有女人來青睞。徐老師有時想提拔一個窮苦的女學生，栽培她成功，希望能相互瞭解，成爲永久的伴侶。今天發現了她，愛苗就漸漸萌芽，徐老師把內心的話告訴了兩位朋友，經朋友的鼓勵與協助，邁步的走上愛的道路。第二學期徐老師又到一個國立師範裏擔任教育教員，同時幫助那女生升入國立女中。徐老師初進師範，還兼任教務處工作，很賣力，得到校長的青睞。他現在直接担任教育課程，由書本上的理論再體味到自己的實際經驗，漸而獲有心得。他明白教育應當社會化，學校是社會的縮體，學校應當大開校門，推到圍牆，教育不可爲少數特殊階級包辦，應當全體人民有享受教育的均等機會，所以他反對校舍堂皇化，校園美麗化。他主張國民教育要普及，時期要延長，他把初中階段看作是國民教育的延展期，其性質一如今日之初級小學與高級小學之關係。初級中學應當普遍設立，鼓勵小學畢業生都有升入初中的機會，提高人民的知識水準，而有利於抗戰建國。高中階段可分成雙軌制，一部份初中畢業學生，資質欠佳，而無研究興趣，適合職業幹部者，在這時期讓他們有職業學校可進。高中算是大學的準備教育，一部份智慧高超，器度宏大，心地純潔，身體健康，具有求知慾而有志從事學術研究的初中畢業學生才能升入高中。衡量學生的就職與升學，應由教師平時觀察而決定，不應着重於偶然機會性很大的考試。大學的校門應予大開，每個高中畢業生都能有升入大學的機會，大學設立量之多寡，可視每年高中畢業之學生數而決定。換言之，即每個學生都給他有升入大學的機會，其不能入大學之門，乃自己的條件不夠，而不是不給他進去。根據上面的理論，所以他主張多設立職業高中及五年制職業專修學校，栽培出一般有用的職業幹部，而應社會上的迫切需要。對於教材方面：他主張採用活教材，社會上的活知識，不是條頭糕式的原理原則，不是年代與地名。他主張教學的方法是採用大自然的活教學法，在真自然裏學習自然，在真社

會裏學習社會。他希冀幼體成長的標準，是知覺與行動應有極嚴密的聯繫，知覺器官所創造的成果，行動器官馬上要實行，知覺器官可以支配行動器官。同時知覺器官使行動器官實行後所獲得的阻礙與經驗，馬上請知覺器官再思索，再創造，行動的經驗，就是知覺器官思索創造的原料。知覺與行動一而二，二而一，二位一體，不可分離。他希望每個幼體能極快的思索，極快的實行，養成一個伶俐活潑的有用人材。他把教材的內涵包括有知、德、體、情、羣、技六種：知是知識教育，德是品格教育，體是健康教育，情是藝術教育，羣是團體訓練，技是職業教育。這六種教育的內涵，同樣重要，沒有主科與副科的區別，教材跟着內涵再定取捨。他欽佩陶行知先生，帶領了學生去參觀附近陶先生所創辦的教育事業，但是校長告訴他：「請你用私人資格去參觀，勿用學校名義，陶行知的思想是有問題的」。他懷疑到底陶先生辦的學校有問題呢？還是今日社會上一般陳舊不堪的學校有問題？他在那個師範做了二年，後一年辭去了職務，專注意於研究進修，因此又遭到抱功利主義和派別觀念者的排擠了。在二年中他提拔的那個進修班的窮苦女生，也由女中升入專門研究鄉村建設的教育專修科去讀書，一切費用由徐老師負擔。徐老師的初衷想造就她成功一個能吃苦耐勞，不慕虛榮，與自己一樣氣骨的苦幹實幹人材。然而事與願違，徐老師的金錢與精神是白費了，那女郎還是跟了一個在銀行裏當科長的人走。徐老師當時很氣憤，刺激受得很深，因為他的希望，他的理想，他的熱忱，完全給眼前的事實所粉碎。但是他經過這次打擊，却獲得了新的啓迪，使他建立了一種新的人生觀，同時對教育也獲得了一種新的認識，建立了一種新的教育觀念。徐老師這幾年不斷的研究與進修，在思想方法上已有長足的進步，他已經養成了能够運用邏輯來分析或演繹一件事的習慣，現在對於這件事徐老師也不能例外，他開始檢討這件事全部演變的過程，從這裏面去探討失敗的根源。徐老師自己這樣



想：他的美麗的遠景，何以經不起現實的打擊？幾年來所耗的心血，何以敵不起外界一旦的誘惑？是「社會的罪惡」！是「教育的失敗」！教育之所以失敗，全爲了社會的罪惡。徐老師想出了這一答案，無疑的他過去對她的教育，太側重於「本位教育」，而忽視了「社會環境」，以致終於爲外界的魔掌攫之以去，這正像一枝含苞欲放的蓓蕾，經不起暴風雨的打擊一樣。徐老師認爲「教育即生活」的定義是不錯的，然而生活究竟是那些生活？從成人教育的觀點來說，無疑地要以「適應社會環境」爲答覆，從幼體心理學的立場來講，當然以強調「兒童本位生活」爲前題。徐老師現在的看法，認爲二者走分的路子各自爲政，那便錯了。兒童處於今日社會中，既充滿了固有的污穢的客觀精神空氣，又充滿了外來不健康的刺激，幼體們身上應得的養料，日益缺乏，結果現實生活不僅成了他們的累贅，而隨時危害他們的生命安全。此地我們救出一百個孩子，那邊給他們殺死一千個或一萬個，這兒講堂上我們用盡唇舌，讓他們明瞭一點人生向善的道理，結果一出校門，甚或不必出校門，那邊滿眼是欺詐、貪污、黑暗、殘酷，虛偽的現實榜樣。孩子們的抵抗力是薄弱的，成人社會的力量是權威的，模彷彿乎是天生的本能，暗示可以發生極大的作用，這種一蹶不振的榜樣，結果把那點本在動搖的向善之心，都給破壞無餘。我們常聽到社會人士抱怨，現在的孩子不如以前了，比前壞多了，會作惡了，可是成人們忘記了，孩子是成人社會中生長起來的，成人的生活，就是他們的生活，他們所吸收的社會空氣，是來自這個社會生活之中的。我們與其說他們作惡，勿寧說他們中流，假定我們說教育即生活，而是適應這樣的生活，教育豈不等於罪惡。教育家們對成人惡濁生活沒有辦法，對於當代失望，乃不得不求之於下代，惟其對當代失望過甚，所以對於下代不免希望過殷，於是心理上不免有恨鉄不成鋼之感，不得不把本身担負的責任，讓下一代一起担負起來，因之大家便忘了這個心

身未成熟的孩子，究竟是否能勝任？孩子是離不開成人環境的，因為沒有成人，絕沒有孩子，成人既不能糾正自己的錯誤，安能希望孩子不模仿大人，同時成人的理想固有價值，然而孩子底心身容量却有限度。徐老師想到這裏，覺得要教育幼體，必先改造成人，因此運想到「社會教育」的重要。所謂整個教育，應負有「改造社會環境」與「適合兒童本位生活」的兩種使命為前題，教育即生活的解釋：是這二種使命的混合，是一不混二，是合不能分。

另外徐老師又想出了一段關於人生哲學的見解：人生到世界上，有二種不同的使命，一是傳續後代，二是創造出一個理想的新世界，傳續後代的行為表現，就是異性追逐，創造新世界的行為表現，是為事業而忙碌。這二種使命同樣重要，不可偏廢。前一種使命由情感而出發，後一種使命由理智而出發。人不能無情感，然而也需要用理智去控制牠，否則一任情感沉濫與衝擊，結果不免消滅了自己。如果單注意了前一種使命，而忽略了後一種使命，世界上單有了人，而不求生活之改善，其生命與其他動物相同，有什麼意義。假若人家在努力，而自己則醉生夢死地的祇在異性身上用功夫，則人家是前進了，自己則落在人後，上算嗎？值得嗎？凡是古今中外的完人，他們成功的因素，就是看清了這二種使命，善用情感與理智。徐老師想到這裏，對這次的失戀，也就感到無所謂了。爲了失戀，增加許多新的知識，徐老師沒有失敗，相反地是勝利了！這裏我們要爲徐老師慶幸！

徐老師爲了失戀，覺得有調換環境的必要，同時想繼續留在此地，前途漆黑，也無多大希望，他自動辭去了師範教職，到重慶城裏去找他從前的老師。經老師介紹，他進了一個大學擔任教務處工作兼教課。那時恰在抗戰勝利的前後二年，他在重慶看到許多政治上卑鄙醜態的鬭爭情形，毆打、漫罵、遊行、請願，正義被人矇蔽了，社會上鬧成混亂的一片。他推想到今日一般成人的如此為非作

步，自私自利，固然舊社會的封建思想遺毒應負其咎，然而一絲不變的傳統教育方法，也需負有責任。他感覺到教育一定要革命，不能老跟着政治做尾巴，以致教師被人強迫利用了，課程被人竄改誤用了，學生被人欺騙強用了。教育不是爲了少數人的利益，而是爲着公衆人羣的利益，既爲公衆人羣的利益，黨派就應該退出學校，讓教育來領導政治，不應該政治來支配教育，而至時代永遠黑暗下去。他埋怨今日能有勇氣担任教育革命的人材太少，教育革命無法實現。已經成名的教育家們，他希望他們不定官僚黨棍的路，不要坐在皇宮的寶座上咀嚼自己的盛譽，不眷戀自己成名時代，不隨波逐流專爲一家衣食打算，不固執成見甘心作阻路的頑石，而能把握時代，認清方向，竭盡個人或集體的力量，努力於教育革命，則教育的前途還是光明的，幼體所蒙到的益處是無窮的，今日亂糟糟的一團是不會長久的。他自己雖有勇氣担任教育革命的一份子，然而恨自己尙未到成名的階段，他個人雖聲嘶力竭，可是人們當他在瘋狂，所以他決定站在自己的崗位，繼續努力下去，以冀有一天他的一言一動可以影響於教育，影響於社會，影響於政治，更影響於後代。他又看到一般在校的天真、勇敢、熱情的青年們而心愛，不忍看他們活生生地爲社會黑暗而的魔掌來奪過去，他更愛護他們，更認真的教育他們，培養他們的意志，增加他們的學識，希望他們將來都成爲自己一條陣線上教育革命的生力軍。徐老師如此積極的對待學生，學生們當然會對他信仰與擁護。同時他開始深入的研究「社會教育」，以冀在這方面有些供獻，有助於成人之改造，因此徐老師本學期在大學裏講授「社會教育」一學程。三十四年正月，他親自帶領了那只大學裏的學生，遷回到上海，既到上海之後，學校環境就複雜了，他感到難於應付，自動脫離了，到另外一個大學裏去教書。在這裏他對那般自己沒有才能，而不肯上進的份子懷恨，他們自己醉生夢死了，而又硬拖住人們像他一樣的醉生夢死，專們想不化力的坐享「

榮華富貴」。他更對那般狹隘份子，執掌教育行政或學校行政的人，他們要保持他們原有的勢力，蒙蔽了那般腐化份子。這一羣是教育革命的絆腳石，阻滯文化前進的濶細菌，徐老師更堅定了意志與這般病菌份子繼續奮鬥下去。徐老師現在對教育的見解很清楚，所走的路線和方向也沒有錯，這一時期是徐老師從事教育的徹悟時期。

徐老師已經從事教育工作十七年，他像寒風中的一棵松樹，永久的直立着，永遠的直立着，我們預祝徐老師的「前途無疆」。(完)

三十七年勞動節於滬茂名北路四十號

## 監考

徐蔚之老教授現在站在第十二試場監試，第十二試場是臨時借用大學門前一個女子中學的禮堂。禮堂裏排滿了密密的座位，內中一共坐着一百五十多個來自各處想踏進大學校門的男女考生，第十二試場監試的除了徐老教授一人是正式教授之外，其他五位都是教務處臨時拉用正在大學肄讀的高年級同學。他們每人都穿着邊得畢挺的白帆布或黃卡旗布的西裝長袴，雪白的襯衣全為汗液透溼了，然而他們都目光炯炯，掃射四方，聚精會神的想在一百五十個男女考生中檢出一個舞弊者來，他們在模仿一般偏狹而自以為尊嚴的教師，不把學生當作人，把學生當作小偷，好像每個都會作弊似的。徐老教授暗自好笑：「還不到二星期呢？你們在考試時還接受到這般勢利教授的監視，你們現在據然擺出了一副教師的臉色，把自己所受到的委曲，全多去發洩在這般求知慾很強掙錢辛苦現在擠在這試場裏的一羣可憐的你們的弟妹身上。你們太殘忍了，你們的知慧尙未開啓，你們還是淺識與愚蠢！」。老教授一邊想，一邊走下講台來，側着身體在座位與座位中間獲得勉強祇能通行的空行裏，費力地慢慢走過去，一陣陣汗臭刺進鼻來，老教授噁心欲嘔。他走到行末，看到一個女生，正伏在桌上，並不在做題，他意爲她正在思索，這時那女生發覺到桌旁站着有人，她勉強的站起來，面色慘淡，兩頰與頸項間滿流着汗，搖搖欲倒，攪抖而輕微的聲音在向老教授說話：「先生，我不能再考下去了！」「啊呀，你中暑了嗎？」老教授急忙用手去扶着她，這時監考員中的一位走過來扶了她走出考場。老教授二眼注視了這位女考生的背影，細小而瘦削的身材，是一個發育不健的少女，穿一件

木大稱身的白色旗袍，好像和尚穿上了袈裟，顯得有些飄飄的樣子。老教授默默地哈着：「這種考試制度，不知陷害了多少青年！」這時老教授側着身體，跑到講台上，他搬了一只座椅，坐下來，默默地一個人作着幻想，他腦海間浮起一陣陣的思潮，像電影似的一幕一幕地演映過去：

他想起從前祖父，叔伯，大爺們上京趕考的情形，斯斯文文地坐在兩人抬的轎子上，伙計挑了一擔書箱，二爺背着一個錢搭，多麼古老而富有詩意啊！他由一千文錢一斗米的時代，直想到今日一袋一袋大額的鈔票，他由十年寒窗三更燈火五更雞，秀才、舉人、翰林，而推想到今日的小學畢業生，中學畢業生與大學畢業生，一年一度的招生考期。一批批剛從校門爬出來的小伙子，捆好包袱，整理行裝，提一提旅行袋，把嶄新的大鈔放置好了，奔上征程，到大都會去參加考試。祖母、嬌母、大娘們，紅着眼圈，送這難民裝束的孩子走出大門，他們在幻想自己孩子將來金榜題名時的樂趣。這一時代與那一時代究竟有多大分別呢？幾十年的教育進步在那裏呢？徐老教授心頭上起伏着這一個疑問。

他又想起一個新進大學的學生很覺悟的告訴他：「我在學校裏犧牲了我課外活動和休息的機會，成天累日的趕着功課，我愛好的文學可以不讀，但幾本數理的教本非熟讀不可，我可以一天不停地演算數理的習題！但不能化上一天或半天的時間去寫我想寫的詩章，我難得引吭高歌歡呼大笑，我多的是緒緒巴巴的默唸着英文單字，或數理公式。總之的一切我可以犧牲，只希能在入學考試時能得到勝利，現在總算能如願以償」。他又聽到另一位學生敘說他在抗戰期間投考大學的遭難情形：「三十三年暑假，由家鄉到成都去準備投考大學，那時抗戰正酣，後方交通維艱，到了樂山車站上，登記得走的旅客有數千人，每天只有兩輛破車對開。一直逗留了二十多天，旅費快要用完，才在一天

早晨，轉輾由他人手中，出四五倍的高價購得一張黑市車票。近百人擠上一輛破車，手脚都動彈不得，頭上烈日當空，汗膩浸透了週身，本身又顛簸得像不倒翁一樣，幾次拋錨加油，一天可到遠的路程。已下午四點，才走全程的二分之一。正在這時候，滿天烏雲，大雨傾盆，車上無蓬，又不能撐雨傘，於是大家只能硬着頭皮淋雨，一個個都成落湯鷄。到晚上停在一個小鎮上，客棧的牀鋪是臭虫世界，只好在一張木凳上坐以過夜。好容易第二天中午趕到成都，找到一位讀高中的同鄉，在他的宿舍地板上鋪了一個地鋪，作爲每晚歸宿之地。考期到了，我不幸竟發起瘧疾來，幾乎沒有考終場。考完回家，十月間出乎意外的接到學校通知，總算是這樣僥倖地考進了大學。到大學後同學之間彼此談起考試時的情形，他們在投考時，還苦得更厲害呢？白天在外面四處奔跑，吃大麵，喝白水，晚上則睡茶桌，息階窳，報名時成千成萬的人拚命的擠，衣服撕破，手錶擠壞，……」。老教授對這種場面，在後方會親眼看見過的。還算好呢？在戰期投考大學的學生雖則遭難，然而還能得到政府的同情。老教授記得有一次大公報會著過社論：請政府免費供給考生膳宿和交通工具，教育部部長長在考試期間去過大學區域作過巡視，表示關切，並指示各有關機關幫助解決考生困難。考試時每人每餐還能配購到二枚平價麵包，僅這千里驛毛，帶給考生的已不知多少溫暖。今日呢？不同了，政府給考生壓迫，與考生爲難，他們在鼓吹其大學不是義務教育的理論，並臆舉了許多外國的例子，斷絕求知慾很強的有爲青年的路。大學校門敞開着歡迎富貴子弟進門來，窮苦考生的遭難情形，何嘗會得到他們的同情，如去年京滬各大學禁止考生寄宿校內，以開除或記過方式不准學生把暑假離校的空鋪，讓給無地容身的考生住，封教室，鎖宿舍，使無數考生露宿草坪，形同乞丐，風溼露冷，心灰意冷，遙望家園，當然感想萬端。又聞去年滬上諸校的宿舍管理員，爲對付考生，不惜費盡心機，到處搜查，

看到滿面風塵的考生，不分清紅皂白，有准考證的一律沒收，否則加以看管。考生無奈，見手電筒一明，相顧失色，東奔西藏，一夕數驚，有偷住樓頂上的，有露宿在樹林中的，有頭倚牆壁坐以待旦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今年呢？有過而無不及，各校當局還是那麼吝嗇，校門森嚴。曾聽人說起在七月初有二位來自徐州來的考生，夜晚十一點鐘到上海，要投奔到市郊某大學友人處，深夜趕到，却爲學校當局以「不穩份子」拒絕了，結果在馬路上露宿過夜，第二日重傷風，大病十餘日，錢用完了，到處借貸。各校既拒絕考生住宿，於是一般考生只好到公園裏去偷宿，黃昏剛來，三二位考生就背着包袱，背着警察，在園中僻靜之處，搭起臨時牀鋪來，起初還要遭到警察的干涉，但後來警察看見他們的痛苦，也不再提起棍棒就趕了，上海各大公園每夜至少有三十考生在露宿。老教授曾經遇到過一位遭到這樣命運的考生，與他談起，他默默無言，只說：「憤恨在心頭，所幸身體還無恙。」說完，淚盈眶！他還會告訴老教授說：「一位考生因露宿公園，錢被偷完，已在法國公園行乞，籌點川資，回湖北老家去」。老教授想到這裏，一陣陣心酸，淚水擁上眼眶，感慨得連呼吸都急促起來。爲什麼要這般優秀青年遭這樣的苦難，你們的天良呢？平時愛護青年的口號，喚得那麼響亮，這時你們却以眼不見心不煩的姿態，顧左右而言他了。最可恨的老教授親眼看見過某著名私立大學，暑期中無辦公費用，收取考生巨額的報名費來補貼，第一次考試，考生上千人，然而錄取的寥寥無幾，文學院僅錄取了二個人，第二次再舉行考試，從中漁利，把青年學生要耍把戲，未見教育當局加以禁止。老教授這時，彷彿覺得四面都是漆黑，一點光明也沒有。不要說投考大學了，投考小學還比大舉更難，老教授今年暑假回北平，看見六七歲小孩投考小學的情形：學生多，學校少，好學校更少，私校要收雜作學費，三袋麵的學費，百姓們拿不起，於是集中幾個學校去軌。西城某小學，時間已經在下午三點



半，投考學生與送考家長還撐得水洩不通，配合着一百度的高溫，每個家長與學生臉上都急得流汗，一有空隙，小學生鑽進考場去排隊受試驗，外面等着的大人，不怕人擠日晒，等待自己孩子考完了出來。室內一位考生向着站在窗外的媽媽哭。有的家長手揮芭蕉扇，指扭且警告孩子好好的考，不然回家要打。一位中年的母親，胸配證章，大概是位職業婦女，兩眼發呆，徘徊在兩個考場間，又在前後小院落出出進進，又在人羣裏喃喃自語，很使人奇怪，許久，從軌的人羣中，發現了他的目的物，一個潔淨可愛的洋裝小女孩，這母親一把拉住她，她便倒到她懷裏，哭哭啼啼，她那雙慈愛的眼睛，也在發潮，她拿着密封的卷子，勉強的對她說：「還進去考吧，實實！」老教授想到這裏，覺得這一種社會，簡直沒有理由可講了，人民向國家納稅，應當給人民受應有的義務教育，就是憲法上也載明六歲至十二歲為國民義務教學期間，不收學費供給書籍，使人民多有受教育的機會，小學是實施國民教育的場所，應當廣收學生，這樣比考大學還難，如何對得起人民。

那麼考試是否可以選擇合格青年的使命呢？老教授的思緒，轉到這頭上來。他覺得非但不能選擇合格青年，相反的變成壓迫青年自由學習的一種頂壞制度，像那位新進的大學生告訴他的，高中三年的時間就白白的為投考大學而化了。因投考大學注重的是國、英、算三科，其他各科是副科，可以減少時間，用以加受數理等主要功課。同時學校方面，要使升入幾個好大學的畢業生百分比大，為他爭面子，也死逼學生注意主要科。在每屆畢業的那年，學校特別聘請先生，替學生講解大學一年級的課程，這些課程，學生在當時是不會瞭解的，只因教師諄諄告誡這是升學要考的，學生們只好死記死背。條頭糕式的死記死背，與小孩們死記啦啦的歌誦，究竟有多大區別呢？記憶得一字不錯而獲得一百分的，能否永久應用呢？是否真的能理解呢？人生的生活中是否就只有英國算三門呢？這與科

舉時代爲應付考試而熟讀四書五經完全一樣了。老教授這時的頭腦中發生了這許多一連串的疑問。

今日的教育，完全爲統治階級維持地位，要弄學生參加考試，這般人的心比蛇蝎還狠毒！大學就專門爲栽培統治人材的場所，大家羨慕着統治階級的身份與勢力，想盡方法能踏進大學之門。一般死啃書本的學生，或能踏進了大學，其他不啃書本的學生，要進大學之門，只有走兩條路：一條是參加政治組織，幹職業學生，希冀用政治力量，以特殊人員的身份，保送入學。否則只有依賴作弊，希圖僥倖。近年作弊手段的高妙，與各種作弊方法的新名稱，真是想入非非，從也沒有意料得到的。老教授覺得這般學生，真可笑而復可憐！再說考試時所得成績，是不是會十二分的正確呢？老教授也很懷疑；他聽到同事中談起，與自己經驗所及，是決不會正確的。如果是一份理論題答案的批分，就很難有一定的標準，甲教授可批八十分，乙教授也許只肯給六十分。不要說兩位教授因主觀不同，批改答案無一定標準，即同一位教授，往往因當時情緒不同，所賜分數，也會差別得很大。再兼暑假期中天氣炎熱，揮汗如雨，心頭煩悶，那有心緒一本本仔細的去閱看，有時先命工役，把寫得清楚一些的挑選出來，其他寫來糊塗的考卷，統統塞進紙簍。各科考試是爲要測驗各科成績，又不是比賽書法，這樣的批改考卷，是太不合理了，考生們有如購買了航空獎券，完全憑着幸運。老教授由考試問題推想到整個教育問題，再由整個教育問題，推想到今日政治、社會、經濟與思想等問題。因爲政治、社會、經濟與思想保守着不肯前進，就硬把教育也拖住了不准前進。教育革命是整個革命的一部門，一個環節，一定要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各方面多動，教育的動才有基礎。光適應而不改造，是落伍的教育，光改造而不適應，是落空的教育。從改造的任務看教育，義不容辭是打前鋒，從適應的任務看，教育天然是和其他種種是聯鎖的。從這裏可以看出全般的革命，應該從教育革命起，而教育的

革命又必須因聯鎖着其他，而徹底解放其目光，制度、內容、與做法，這只是教育所應該盡與可能盡的革命力量而已。如果今日的政治、社會、經濟與思想，不是爲統治階級謀福利，則教育的方法，當然是另外一套，學生用不着死地記憶那些死材料，以應付考試。反轉來說，教師也用不着出死題目來逼迫學生開夜車，或想盡方法來舞弊了。就因爲維持統治階級地位的傳統教育，只要求他把積年累月的死知識，能臨時背得出來，就完成了他的任務。要改革考試制度，必先教育革命，要教育革命，整個國家的政治、社會、經濟、思想先要有變動，單在一方面的改革，是費力的，效果極少的。教育好像一條鞭，考試制度是鞭的尖端，打在肉體上特別疼痛，一個受了十年二十年教育的人，身上被這條鞭子打得多少血印，到後來皮厚了，結了硬繭，不覺疼了，又拿起鞭子來打在後一代身上，正像今日考場裏的那五位監考官那樣，無形中統治階級的地位更鞏固，保守思想更根深。老教授想到這裏，覺得他今天來考場監試是錯誤的，大學教授是先知先覺的，領導青年的，改良社會的，今天他來監試，明明是在向這般守舊份子低頭，助紂爲虐的在鞭打青年，我應當馬上離開考場，先站起來反對這種考試制度，更進而提倡新教育，發動教育革命，喚起全體人民，爲整個社會革命來打先鋒，完成真正中山先生的學識與主義。老教授真的站起來了，預備想走，這時考場中又有學生昏倒，被監試員攙扶出去，老教授目送了這昏倒的考生出門之後，憤恨地的匆匆的走出考場了。自這時起，第十二試場再不見老教授的蹤影，就這五位年輕的監試員一直監考到完畢。

老教授的生理年齡已達老年，但是他的思想永久是青年，我們應當跟老教授學習，共同站在一條陣線上，努力奮鬥，爲青年們解去枷鎖，達成真正教育的任務。恭祝徐老教授身體與精神健康，老而益壯。

稿畢於滬上茂名北路四十號 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 徐老師辦學記

在S城郊區，一天拂曉，戒嚴令剛解除後的五分鐘，一個中學校門前的球場上，一位中年人正在散步，他身穿着一套破舊的藏青色西裝，稀疏的頭髮，爲晨風吹動着。他邊走邊思，樣子是在深深地思想什麼似的！他望着新造校舍屋頂上蓋着的紅瓦出神，好像畫家在欣賞他一幅得意的作品，最後他微笑了！這時人們還在睡鄉，整個學校區域，靜靜悄悄的一些聲息也沒有。這中年人是誰，就是一手經營起這個中學來的徐老師。

徐老師辦學的志願，抱負已久。抗戰期間在後方，他脫離了一個師範學校的教職後，感到一般學校的保守腐化，關起門來辦教育是不對的。而且教師們均抱有功利主義與派別觀念，互相排擠傾軋，學校好像成了一個政治區域，鬧黨派，爭意氣，拉着學生當利器，徐老師就是在這種傾軋的夾縫裏被擠了出來。他感到十多年來的精力，白費得太多，人已中年，百事未成而無限感慨。就是他親自教導過的學生，看他們都年青可愛，天真活潑，然而他無法獲得常久領導他們的機會，任他們去與一般思想狹隘，頭腦裏充滿了偽知識舊知識的冬烘教師在一起，完全學成了一個小老人的樣子，叫他們手持教鞭，去鞭打更下一代的兒童。一代代的被蹂躪，把人間的頭腦都纏緊了，社會就永遠掌在他們手裏，不要進步，由他們作威作福。

徐老師很氣憤的離開了那師範學校後，就一心要創辦一個新學校，教學生們受活知識，解放他們的腦子，使他們明是非，知真理，完全按照着自己的理想去做。他很明白像他這樣的思想與性格，公

立學校是無法獲得到手的，所以他托人介紹到離城三十多里的一個場集上，去找那裏的幾位紳士，請他們在經濟上給以支持，來達成他的願望。徐老師與鄉紳們晤談之後，覺得他的理想是無法實現的，因為鄉紳們告訴他：「我們場集上是很需要一個學校，教小孩們多識幾個字，其他學校中的花樣，是不需要的」。這般人的頑固頭腦，徐老師覺得他個人之力，赤手空拳，是無法能有挽回。他雖則熟談了陶行知先生的兩句箴言：「從野人頭上出發，向極樂世界追求。」，他應當去冒險試一下。然而反過來再想，他自己沒有聲譽，所講的話，不會有人聽到，雖是聲嘶力竭，其效果極薄。並且又缺少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來幹，將來一定會遭遇到焦頭爛額的一日。所以他不敢自不量力，悵悵然回到城裏，重執教鞭生涯，等待再一次的機會。

徐老師近幾年來，常在大學教育系裏担任教課，大學學生年齡較大，心理發展上已經到了成熟階段，懂得思想、理解與分析，不像師範生的完全用啓蒙的教學方法，所以徐老師的學識在講解時，能獲得很多同學的同情與擁護。有次學生們情感衝動，他們高聲呼喚，要仿學武訓乞資興學的精神，來創辦一所新學校，實施新教育，與萬惡的傳統教育作搏鬥，那時很多同學是氣焰萬丈。徐老師想，現在應抓緊這個機會，實現他數年來的期望，就利用這般可愛青年們的智力、熱情、與勇氣，再也不想沒有合作的同志了。所以他當時很和氣的說：「好朋友們，你們暫且安靜下來，不要太露於形；我祇願你們照着現在所想的去做，不要爲人家笑我們五分鐘熱度！」，那一堂課，就在這樣的熱情興奮中結束了。自那天起，有很多同學們，都在分頭努力，作辦一個新學校的打算。

現在的大學教育，正好似陶行知先生所形容的「拉洋車的教育」，這種教育比起科舉制度的封建教育來，誠然是新了一點，然而這樣地的把資本主義國家的教育，像拉洋車式的全部移植到中國來，

充滿了洋八股的意味。一般學生浪費了很多的時間與金錢，但是他們所獲得的，大多是一大堆無用的東西，並且用強迫的方法來貫注，命學生死記。當他們到社會上，馬上感覺到所學與所用的脫節。再有這種教育，最大的缺點，就是祇准許少數有錢人家的子弟享受，把學校經營得像花園，校門緊閉，貧苦而富智慧的廣大羣衆與其子弟，驅逐門外。徐老師對這種錯誤的教育方法，常有公開言論來攻擊，跟他學習的教育系同學，能給徐老師以同情之外，其他中洋八股教育的毒已很深，成了習慣，不感痛苦，現在正拿着教鞭在鞭打後一代的少數愚魯同仁，則給以很大的反擊。那校的校長又頑固如石，氣度很小，不能容人。再兼徐老師是新進的教授，無法與這種惡勢力來衡爭，他的不能久留於此，乃是意料中的事。徐老師在一位畢業同學的紀念冊上，寫上了一首陶行知先生的小詩：「分明是教員，愛做拉車夫，拉來一車洋八卦，誰願受騙誰嗚呼！」，後來這本紀念冊是有人去拿給那位頑固校長看了。又因徐老師生活平民化，常坐在飯攤上與一般苦力們一起吃飯，這類事在徐老師則不以為恥，相反認為光榮。因為勞工們自食其力，內心坦白，不儂貪官奸商們的那樣刁惡，徐老師能與他們在一起，與他們常接觸談話，隨時啓發他們的智慧，教導他們知道真理。那要與貪官奸商們的開口鈔票，閉口金條，一種俗不可奈的外形與談吐，要文雅而有意思得多呢！而學校當局看他如此行爲，疑心他有左傾思想，給以批評與壓迫，徐老師精神痛苦，決定離走。自從脫離了那大學教職，徐老師意志更堅定，一心要創辦一所新學校，痛痛快快的來幹一下，栽培出真正適合社會的新人民，來創造一個生氣蓬勃的新中國。

徐老師怎樣會選定這個區域來辦學呢？事情也是出於偶然，三十四年正月，戰爭勝利後，他初次回到S城，發生住宿不得解決的問題，他到一個學生家裏去借住，後來再托同住的鄰居想法租賃房

屋。除了教書時間外，徐老師在自己房內，用思想寫文章，漸漸的有很多附近的青年，來與他接近，那許多青年中，大部份是純潔可愛，真誠坦白，然而難免不有少數青年，受環境影響，染有虛偽自私的壞習慣。在這般青年們的口中，得知當地有一個私立初級中學，無法維持下去，問徐老師肯不肯去接收？徐老師很想把這個學校做基礎，徐圖發展，漸次達到自己實驗的理想。他把那消息去告訴了他曾在大學裏所教過的學生，同學們多很熱烈贊助，給徐老師很大的鼓勵。他們將事情計劃得差不多了，再去詢問二位年長的前輩，兩位長者勸他考慮行事。然而徐老師信心很堅，意志很強，他決定試驗一下，即是失敗也所心願，他毅然決然的接收了，並且聘請了原有的二位負責人參加合作。他按照着自己的實驗計劃，去領導青年們努力工作，校舍雖狹小，學生數很少，經濟非常拮据，然他們精神百倍，愈幹愈覺有味。徐老師足跡四海，耳聞目見，甜酸苦辣的滋味多嚐過，經驗豐富，再兼閱讀的書籍很多，所以胸襟暢闊，氣度宏大。他對青年們十二分的寬容，不計小節，有的時候與青年們玩在一起，沒有彼此，其實徐老師這樣的做法，是在實驗他新的教育理論，採用新的教學方法，時代正在新舊交替的時間，徐老師的用心，青年們不會全都瞭解，因此徐老師感到執行職務上的困難。而這般青年們的見地很不正確，智慧尚未盡開，個性則很剛強，往往爲了自私自立場，意見就有衝突，結果他們一個一個的都離開了徐老師出走。然而徐老師很關心他們的前途，天天期望他們能夠回來，待他們多得一些經驗，多受一些刺激，再回來在一起工作，那就沒有那種隔閡了。他相信青年們都是可愛的，遲早他們會回頭的！

學校辦過了半年，首先發生的困難，是校舍租賃不能繼續的問題，徐老師與地方上不熟悉，無法得到當地人的信任與協助，只能出高價租賃民房，他在夜深更靜，人們已入睡鄉，而自己還在奔走接

洽。那時恰值物價波動，房主一再變約，徐老師忍受了痛苦與房主談判，再四處湊借巨款，來付出租金，經過三星期的奔波，房屋才能租賃到手，裝修內部，預備開學。然而校舍還嫌太小，他雖具有偉大的教育理想：生活是教育，社會是學校，宇宙間的萬物變化是教材，我們頭頂着青天，腳踏着大地，太陽月亮照耀着我們工作，東南西北是我們學校的圍牆，任何地方都是我們的課堂。根據這種偉大的思想，要辦真正的教育，就不需要美麗堂皇的校舍。然而他的思想，在今日社會裏，有多少人會瞭解？能同情？徐老師初到S城，知道他的人極少，他對這學校雖苦苦經營，然而很少有人注意。接着第二個發生的困難問題，就是招收不到學生。學生的多少，與他的教育實驗，不致發生直接衝突。但爲了經濟無收入，工作卽難以推動，他雖用了種種的宣傳，得不到什麼反應，只能咬緊牙關忍苦。那時又發現野孩子進校來破壞他學校的校具，他不怕這般野孩子，反感到今日政治的腐敗與脫節。堂皇的憲法上規定學齡兒童強迫義務教育的條文，等於具文，放縱這般野孩子流浪街頭，感染惡習，他以人道觀點着想，還是自己來盡點力。他將這種理論，與教師們開了一次討論會，請教師們多費一點力，自己先作領導，利用學校教室的空閒，與教師的休息時間，辦了二班啓蒙教育兒童班，專收這般街頭的流浪兒童，指導他們生活，教他們學習做人，並且領導他們勞動服務，與在校的同學一起鋤泥鋪路。沒有多久，野孩子多馴良了，校裏門窗上的玻璃，就沒有人去把磚石擲破了，牆上與門上也沒有人去塗污了。

徐老師因爲學校招收不到學生，有人勸他到教育主管機關去辦理立案，取得合法地位，就不憂學生沒有了，徐老師素主辦學自由，根本就反對這種立案制度，然而他爲了學校的前途，爲了要喚起愚蠢的民衆，進而改良社會，只能暫時違背了自己的主張，進行立案手續，採取緩進的辦法來達到自己



的理想。他費了很多的力，像乞丐一樣的向富人叩頭，募捐得一筆龐大的學校立案基金。他明知這一筆巨款，在幣值貶跌之下，等於投入流水，其實他學校裏，那處不需捐款，他爲了學校暫時不受到阻礙，忍痛的犧牲了這筆巨款，還得要低頭忍受一般愚蠢庸俗者的鼻息。立案呈文呈上了很久，批覆下來是一套官樣文章，嘉許他們辦學的熱心，並且飭令他們改辦職業學校。這樣的批覆，當然也有他們的理由，他們是在效學資本主義國家的路線，減少人民多受普通教育的機會，減低人民的知識水準，而便於他們的統治。並且達到人民俯首生產替資本家造財寶，維持當今政權的好主義。地方機關奉行中央法令，罪過當然不在他們肩上，然而徐老師不得不開導他們，所以他又寫了一篇很詳細的呈文來申辯初中不宜實施職業教育的理由，並且在報紙上著了專論，來博引國內教育界的同情。他的理由分爲二大點來敘述：以教育的立場，立論初級中學不宜實施職業教育之理由是：我國的國民義務教育年限勢必延長，若延長爲六年，則初中階段可視作國民義務教育之延展期，其性質可與今日之初級小學與高級小學之關係相同，藉以增加人民之知識水準，而不致爲惡劣環境所感染。賢明的政府當局，希望人民多受教育，其與家長之希望子女多受教育，同樣殷切。所以徐老師主張初級中學應該普遍設立，放寬立案尺度，並且限制徵收初中學生的學費。其次以兒童立場立論初級中學之不宜實施職業教育的理由是：年齡在十三至十五歲的兒童，恰值小學畢業升入初中的年齡，在心理方面推論，此時期兒童好社會競技，並喜歡崇拜英雄，在行動上生活上尙未失去幼稚之本色，要他去學習職業，有如昔日專制時代，要兒童去熟讀四書五經，學習成人的生活，其弊完全相同，其效果之低劣，時間之浪費，不難相像。再則此時期之兒童，能力傾向尙未顯露，而一任其盲目選擇職業，或由父母主觀的代爲擇業，必將有礙其前途之發展，損失當亦不少。而且所謂職業教育，並非專指職業技能之傳授，尙包含

有職業理想的培植，職業意義的瞭解，職業道德的涵鍊，以上各點，均需基於高深之知識，與相當之年齡，必待智力能發展到能推知事理之階段，對此方能充份體味。至於一個小學畢業生的知識程度與年齡，是無法勝任這種涵養的。再在生理方面推論，十三歲至十五歲的兒童，發育未臻健全，繼續不斷地在充實與伸張，應當多給以活動愉快之機會。此時期的教材，也務必具有愉快活潑之性質，並多作自由活動，使其能充份伸張與充實，而達到健美之體格。若授以枯燥之職業知識，或令其操作呆板的職業實習，必致影響其身體發育，我等又何忍見有發育不健全，帶有病態的兒童嗎！徐老師主張在高中階段始能實施職業教育，他引證許勒爾(Sellor)將整個人生分為四期的學說：其所列第三期，自七歲至廿一歲，稱為自重時期，適宜於學校團體生活，第四時期自廿一歲起，稱謂自導時期，纔是職業生活時期，人民需到達此時期，方能對自己職業有深切瞭解，認定目標，邁步前進，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反之設希冀過切，一步登天，未待兒童發展到相當時期，即令其接受職業知識，得失恐不能相抵。徐老師提出以上理由來申辯，仍沒有得到主管教育機關的同情，第二次呈文的批覆，還是全無結果。他們那裏會明瞭這種理論的用意，徐老師既氣憤，又感慨！立案問題一直拖延到今天，仍未解決，而凍結着當初值二十兩黃金的基金，今日只能買一包劣等香烟，現在又聽說要追加基金到二萬金元，試想政府何嘗在維護教育，相反的在鞭打真正在熱心辦教育的人，壓迫實施真正教育的學校，永遠要人民愚魯下去，方可便利他們的統治。

徐老師覺得一般普通學校的行政組織，分為教務、訓育、總務三部份，或教導、總務二部份，這樣的劃分方法，是不廣義的，有顧此失彼之弊，他將自己學校的行政組織，一改這種錯誤，劃分為「學生生活處」與「設計發展處」二部份。他認為真正的教育，決不是狹隘的，祇教導學生的知識與

品格，而是指導學生的全部生活。那麼人類生活，究竟內包那些東西呢？徐老師把它分爲知、德、體、情、羣、技六項來解釋：「知」是知識教育，「德」是品格教育，「體」是健康教育，「情」是藝術教育，「羣」是團體訓練，「技」是職業教育。這六種生活的內素（也是教育的內素），應當相互聯繫，彼此同時發展，不能劃分，也無法劃分。教師的職責，就是負責指導學生的全部生活，不是死教書，教死書，造成假道學的偽君子。而是指導學生能做成一個新時代裏的活人，他將教師的名稱改稱謂「生活導師」。「學生生活處」是主管學生全部生活的部份。「設計發展處」的職司，需與學生整個生活作配合，大至建造校舍，採購校具，小至畫一份表格，印一張講義，都要經過慎密的思考，重要者先辦，次要者緩辦，不要者不辦。即添建校舍，要設計房屋之是否合用，光線充足，空氣流通。添置桌椅，亦要配合學生身材，而定桌椅之高矮，不虛費一個金錢，不白耗時間與人力。「設計發展處」職司的重要，勝過了「學生生活處」。因是「設計發展處」的主任人選，必先具有「學生生活處」主任的材能，需具有學識涵養，澈底明白教育的意義，並且要具有交際才能與社會經驗。決不是普通學校裏的總務主任，可拉私人來濫竽爲充數。「設計發展處」與「學生生活處」並立着，不能有一方面鬆怠，如此，他不愁學校不能辦好，他理想中的新教育會無法實施的。

再說徐老師採用的教學方法，是活的教學方法，行的教學方法，不盡相信書本，尤其是那套欽定的「國定課本」，捧足達官貴顯的場子，實足是些道地的黨八股，壓抑學生智慧的陳舊東西，感有懷疑，不忍心教學生去閱讀。他主張廢棄課本，隨時隨地讓學生找取學習機會。他領導學生鋤泥鋪路，因此引起學生研究土壤的動機，搜集標本，研讀土壤方面的書籍，再自由發表研究之所得，互相討論，教師與學生在一起研討，這樣所得的益處，與死讀書本相去不知萬幾。學校附近有一家香烟工廠，

一家紡織工廠，徐老師領導學生去參觀，藉此引起學生研究機械、棉花、烟草的動機。所以他常常帶領學生出外旅行參觀，爲的是要增加學生學習的東西。徐老師把教室改稱謂「生活學習室」，生活學習室的後半間並不排有桌椅，空留着作爲學生活用雙手的工作場所。並且增加了學生的生產勞動時間，每天下午二時後，大家一起開始工作，他自己也參加入一同做，目下他們專在新得的學校基地上，做挑泥鋪地的工作。將來他預備開設竹工場、籐工場、金工場、木工場、與縫紉場，就請那般有專門技術的工人來領導學生工作。所生產的成品，出賣後一部份供給技術工人的薪金，一部份就可補助學校的開支。徐老師要養成學生手腦並用，不要成爲一個裝滿知識的書獃子。

青年教師因爲沒有恆心，不能吃苦，先後脫離了徐老師走開之後，學校裏臨時聘用了二位年齡較長的教師，年齡大了，思想難免不落伍，他們對徐老師這樣的做法，不表同情，再兼過去個人是生活舒適的人，一旦處身在這種窮困環境裏，自然感覺不能滿足，開始責備學校，誹謗徐老師。其實徐老師還在費盡心機，替教師們增加待遇，而自己的生活，則降到水準以下，沒有一餐好吃，沒有一件好友。而教師們背後的批評是：「學校是他私人的產業，他理應吃苦，而要我們吃苦，所爲何來。」這種論調，在侮辱徐老師的人格。那學期鬧得天翻地覆，學校幾乎關門，然而徐老師忍住了最後一口氣來掙扎。假期結束時，召開了一次師生聯誼會，徐老師坦白的報告籌校經過，與將來的期望。他公開聲明經濟的出超數字，如何去節流與開源，待他報告到他決不把學校視爲私產，學校是公衆的，國家的，萬一下學期無法維持，他決定請地方機關，開明紳士來接收，藉以表明他的心跡，他講到這裏，一陣陣刺激襲上心頭，淚水不斷地掉下來，說話顫抖得無法繼續下去，紅着眼圈退下講臺。大部份的學生與一部份的教師對徐老師很表同情，他們立誓，決定跟隨徐老師繼續學習，不怕荆棘與困難，

合力去打破種種阻礙。徐老師再上講臺，謝謝各位好友與同學的鼓勵，他一定鼓足最後的一口氣來幹下去。

這學期學生數還是很少，精神則不同了，徐老師又重新聘請了一般志同道合的朋友來幫忙，開始添建校舍，擴充基地。經濟力不足維持時，就利用他自己的空閒時間，到大學裏去兼任教課，或向書局接洽預售文稿，向銀行貸款，用盡方法，種種收入，來完成他第一期校舍建築計劃。他建築的校舍不是高樓大廈，而是簡單的平房，他不夢想在那象牙塔裏教貴族子弟，他祇望能在可以避風雨的平房裏訓練大眾的子弟。徐老師的精神打動了大眾，現在這學校漸漸為地方上注意了，困難逐漸減少中，做事就順利得多了。徐老師看到自己正在栽培中的一羣可愛活潑的孩子，及與自己苦苦合作沒有怨言的同道，他暗裏作回心的微笑了。他不自滿足，繼續地刻苦地的再幹下去，每晨拂曉，他一定在操場上散步，吸收一些新鮮空氣，並作深深的思考，替這學校作一翻詳盡慎密的計劃。

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於上海浦東知仁中學

## 爲老校長繪形

我本想爲老校長寫傳，苦不知他早年的歷史，我認識校長是近五年的事情，雖則對他的思想，性情，言行，各方面都很清楚，然爲其寫傳，似覺還無資格，祇能爲其繪形。我初認識校長，是抗戰勝利那年十月，山城初有冬意，一天下午，薄雲遮蓋着太陽，天空成灰白色，人們覺得有些寒意，我們一起去飛機場歡迎校長初來山城。在第三架飛機着陸時，走下一個六十左右年齡的老者，穿一件紳士式雖則很舊而還挺直的人字呢大衣，舊禮帽，手裏裏挾有一條絨毯，右手握一根手杖。陳祕書上前去與他握手，全體學生高唱校歌，陳祕書逐一的與歡迎者介紹，校長逐一的與之握手。當輪到介紹我的時候，陳祕書特別加重語氣：「徐蔚之，徐先生，我們學校徐先生幫忙很大。」，校長親熱地握着我的手，他手的握力很大，我的手掌受壓着覺得有些痛。走出飛機場，要爬上山坡，我們爲他雇座轎，他堅持不要，我們大家踏上石階，往半山坡的馬路上爬，陳祕書與老校長並肩走着，爬上馬路，看他臉色紅潤，一些不費力的樣子，因此我推想老校長的體力一定很康健。我們恭請老校長坐上事前預備的汽車，陳祕書邀我同乘一車，我們三個人並肩坐着。在車廂裏老校長開始用英語來問我：「Mr. Dze, where is your native place? and whom are you acquainted with in my school?」。我諳英語乃是爲着要閱讀一些外國的學術書籍，對發音造句方面一向不十分注意，若用英語會話，難免不有錯誤，遭人譏笑，所以不敢隨便開口，祇能用國語來回答，校長知道我不能講英語，自後就不講英語了。老校長又用英語問陳祕書：「How is Mr. Dze's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nd how

「Is his ability?」陳祕書回答說：「Very good.」，以下去他們講話速率很快，我就聽不清楚了，大意在問我的一切。

第二天我們開歡迎會，歡迎老校長，請他訓話，在訓話裏有這樣一段：「……青年們應該務實，不走斜徑小道。我在美國，遇到很多的中國留學生，他們連簡單的英語句都講不來，如何可以學習外國的學術。那他們又如何可獲得出國留學的機會呢？其原因，完全是在走斜徑小道，他們各處找關係，闢派別，取得保送資格。這種留學政策的結局，留學生本身固然要遭失敗，而國家前途，害在這般留學生手裏，將來也不無影響。……」沙啞的喉嚨，老校長講得很有力，在座的青年們，個個感到興奮。覺得他老人家年齡雖則老了，思想還很年輕，是青年們的一個好伴侶，一個好導師。他演詞結束的時候，會場裏掌聲雷動，陳祕書伴他走出會場，青年們自動起立，目送他的背影致敬。那時青年們對老校長是何等的尊敬與親熱呀！又飛裏會料劉，那時候我們的估計是失空的。隔了一星期，老校長又坐飛機回S埠了。

第二年二月，我也回到S埠，督調老校長，承他厚愛，當時即面允要聘請我在學校裏工作，並爲我介紹了辦公室裏的數位同事。其中三位最堪注意的同事：第一位是不長不短的身材，胖胖的個子，臉上滿是笑容，在笑的時候，兩眼隱成二條細縫，那短而肥的頸根，把所穿的條府綢中國式襯衣的領子，壓成無數條的褶紋。老校長介紹，這位是學校的總務主任。第二位是三十歲開外的女士，老校長叫他麗娜小姐，他身穿極時髦綢料的旗袍，尼龍絲襪，白緞的繡花鞋，頭髮燙成波浪狀，滿身的香味，臉上抹有脂粉，可是無法掩蓋她額上的皺紋。第三位是長袍馬褂，一口吳濃軟語，個子細長，走路時鬆鬆得有些像跳舞，腋下挾有一本洋裝書，常是不肯脫手，看樣子是防人要偷去似的，這位是文科

主任。事後我才知道，第一位總務主任是小職員出身，跟着校長工作已有十多年，他對東人討好得無微不至。第二位麗娜小姐，沒有職司，也無一定的工作，她是老校長得意門生，美國習氣很深，可是沒有去過美國，所以一心羨慕着能得美國去的機會。最近投考自費留學生，已揭曉錄取，她頗以此自驕。老校長自己担任的課務，逢有缺席，就由她去代理，然她又沒有教材可講，每次上課時，從未忘掉敘述她投考自費留學時的形形色色。她尚未婚嫁，老校長常與他開玩笑，要為她介紹一位美國博士，她聽到這種口吻，笑得嘴都合不下去，她希望能有如此。文科主任也沒有出國留學，取得學士資格，在學術界中，他是一個無名的卒子，他之所以能担任文科主任，全憑他那套奉迎功夫。他常跟在老校長後面，沖茶、絞臉巾、他無樣不做，老校長罵人或批評某件事情，他迎合着校長的口吻，裝腔作勢的幫着喊罵。他又常常向校長要辭去文科主任的職務，其實他在以退為進，試探校長對他自己愛寵。

老校長本人已是氣度狹小不容異己的人物，再兼為他的左右包圍，如何會辦得出好的學校來，能容納學術優秀富有自由思想的教師人材。因此學生的被壓迫，學術空氣的淡薄，學校形式的貴族化，那是一定能意料所及的。我回憶起老校長在山城的那種訓話，很多地方覺得他有矛盾，我開始對他懷疑。

我在那學校雖則只有一個很短的時間，眼看着總務主任的大權在握，而又因為識見淺薄，專憑傳統觀念，很多地方與時代思潮相違背，學術空氣被他糟躓了不少。麗娜小姐在辦公室塗脂抹粉，對鏡修飾，多情的雙眼，左右盼顧，水汪汪地有似要掉下淚水來，老校長不時與他打趣。文科主任接受了校長的暗示，東西奔跑，到一般不為校長歡迎的教師家裏，請他們自動辭職，或加警告。甚而與他們



打在一起的一個工友，也會狐假虎威的欺侮生人。

老校長每天到辦公室，他的工作不出三項：第一項是與總務主任討論款項的出入問題，他認為辦學校財務第一，學術是次要。第二項是勾心鬪角刻薄地批評與他不站在一條陣線上的其他同仁，他認為他是學校的主人，教師是他僱傭的教書匠，上課計鐘點，按月給束脩，與工役無異，應當聽從他的意旨，沒有自由，他既把個人利益視為第一，學術研究自然要遭受阻礙了。在老校長的目光中，祇有文科主任是最合理的教師人材。第三項工作是與辦公室裏的先生們打趣，他打趣的目標人物是麗娜小姐。

老校長年紀老了，精神不夠，不擅交際，社會上認識他的人很少，他認識的人也很少。而他對聘請教師，不像時下一般校長，專憑法定的資格，他可以不問學術研究，他視為最重要的，是與他的關係，能聽從他的指揮，所以他學校裏有不少濫竽充數，混飯吃的教師。

老校長有時也請一些達官貴顯到學校裏來演講，這般人公務忙碌，很少時間讀書，所講的都是陳腐的八卦調兒，與當今的環境，眼前的生活，脫節得很遠，學生們聽之乏味。然而校長手諭訓導處嚴格點名，學生逼於威勢，不敢不出席，於是一千多個人圍坐在一起，愈聽愈感枯燥，會場秩序因此嘈雜起來，訓導處無法約束，老校長親自出馬，學生們相應不理，在師道尊嚴的舊思想觀念下，他認為這樣是有礙他威嚴的，他氣急了，高聲大叫：「誰再講話，即刻開除。」學生們被嚇住了，可是站在檯上的那位演講大員，却也弄得啼笑不得。

老校長對任何人都要施出威權來，表示他校長崇高的地位，除掉他對心愛的幾位，談話時臉露笑容外，其他同仁或學生，有與他談話時，他總是帶罵帶訓的口吻。有二次老校長遇到敵手了，一位是

已經被他下令開除的學生，一位是來探聽投考是否錄取的考生，他仍是用狠狠的臉相對，說話全不留情面，但是這二位挨受不了，也回以很難堪的對付，伸手拍他的桌子，要與他扭打，他窘極了，急忙招呼總務主任，來代他解圍，自己自衣架上拿起上裝，推托有事，馬上要離走，他逃避了！

老校長因為專管理了事務方面，沒有時間去進修研究，所以他與新知識，新思想絕了緣，有一次他問一個教教育的教師：「國民教育與社會教育的區別」。有一位教師要求帶領學生出外參觀實習，他肯定地回答，「要參觀做什麼？書本上都有的，看看書就得了，不准出去」。事後他還告訴人：「年輕男女一羣，一同外出，成何體統」。老校長很少向學生公開演講，要講也是些普通的談話性質，很少學術講題。有一次他講到今日的通貨膨脹，他說：「今日的通貨，好像吹氣球，氣吹到飽和點了，再不改善，氣球就要爆炸了」。這一段是我所聽到他的演講中，最富學術性的一次。

老校長對傾左的思想，怕得有如毒蛇猛獸，他看見青年們閱讀開明前進的書籍，或自由思想的著作，他會把學生叫來痛罵一頓，重則記起姓名，在學期結束時，默默地把他除名。還有一次冤枉了一位可憐而誠實的學生，他是一位四十歲左右的中年學生，據他自己說，在戰前那學校的校舍，在建築時，他已充任監工，因為老誠守法，不懂得應酬，落得窮途潦倒，可是他有着堅定的意志，決心讀書，來充實自己。學校在山城時，他屢次來考，而均未錄取，最後一次的考試他又參加了，主辦考試的人，看他忠誠有志，破額的錄取了。他進了學校，刻苦的用力，除掉苦讀書之外，對外表不加修飾，衣衫襤褸，頭髮亂蓬蓬的不知修剪。他一面讀書，一面靠着擺地攤來維持生活。他人性柔順，整日的笑嘻嘻，從未聽到他有過牢騷，只知道約制自己。他辛苦地萬里跋涉，由山城步行到S埠來，繼續求學。沒有讀完半年，不幸為老校長注意了，校長說：「這類學生我們不歡迎，他可以到佳木斯去

上大。』輕輕的又被校長踢出了校門。這樣一個有志向的苦讀者，阻礙着他不得前進，不去扶助他達到目的，於人性上是不忍的，校長是罪孽深重的。不要說對學生如此，對教師，校長也採用同樣手段的，有一天辦公桌桌子上發現了一張傾左思想的報紙，他要盤問這張報紙的由來，一位教師自願承認了，校長死盯他一眼，總算對那教師還留些情面，沒有當場出彩，可是第二學期，這學校裏就再也見不到這位教師的面了，他是被解聘了。

校長把學生的學業看得非常重要，他再三叮嚀教務處對學生學業要特別嚴格。他所注意的是書本上的死知識，他所希冀的是每個學生能默默地背出死書本。他反對學生博覽羣書，他不知道真正教育的涵義，教育是生活，人類生活中決不止知識一項。他眼光中頂多能看到的，不過是生活中還有體育。所以他反對學生們在碧油油了池子中，男女一羣像美人魚般的游泳，在修剪得平平的草地網球場上拍網球，或穿上了馬靴，背上了獵鎗，到山嶺林間去打獵。做幾種貴族式的運動。大眾的運動，平民的運動，如搬運，鋤土，肩挑等，他認為這是下賤奴隸所為，學生們不應該做這類事。因此他把校舍經營得很美麗，在學生頭上所收下的鉅額學費，他可以把教師的薪金扣了，圖書儀器可以不添置，可是校舍一定要裝得堂皇化，校園修飾得美麗化，要辦成一所富貴子弟們的樂園，自己在樂園裏做一個高貴的主人。為着要達到這目的，他每天必提出時間，親自去監督及指揮工人修建合他自己理想的校舍。他為着要壓制學生死讀書，去全盤抄襲仿學了外國學校裏所施行的學分制與積點制。一種功課能得六十分可取學分，七十分才有積點，八十分可得二積點，學生要畢業，需能得到所規定的學分數與平均積點一。如果在學期結束時不能修得規定的學分，或沒有積點，那有遭到除名的危險。於是一般狹隘而沒有道德的教師或職員們，以學分積點來為難學生，藉報彼此間的私恨，無形中養成

了敷衍、賄賂、舞弊等等的惡習慣，而來獲取學分與積點，取得文憑，混取資格。這類惡習慣由學校再帶到社會上，於是社會上的自私，沒道德行為，跟着增加，老校長對於這類的弊端，他是永生都不會發覺的。在學期結束時，一定有成羣的學生，在行為不正，思想不純，學業不良的罪名下被驅逐走，再在成千的考生中間，挑選出他自認為優良的學生，來添補他校內學生數的缺額。他在考生中挑選取捨的標準，最重要的是口試，每次由校長親自担任口試官，看他們的外貌與衣着，談吐與態度是否出自貴族人家的子弟。次要的那就要看他筆試的英文成績，是否够得上他自己學校所獨定的標度，其他課程的考試，他可以不問。然而相反的一個外形美貌，衣着華麗，在短時間內談吐態度大方的人，不一定是十全十美的都是適合他們的人材，所以錄取的新生中，有很多不到半年又被他們驅逐走了。一個學生能在千困難雜中受盡委曲，磨折到能够畢業，他已經十足改變了他的人性，也許早已成爲奴才型，或變成了貴族的俘虜了。有人勸老校長，不要輕易開除學生，因爲學生入校求學，學而不成，學校也應當負有過失，其責任不一定全在學生身上。再則學校裏可以把人驅逐出去，而社會上却不能隨便將人民驅逐，有一天社會上全是惡人的時候，學校也就要好不起來的，學校是社會的縮體，學校不能脫離社會，學校的一切，跟着社會轉移，單獨的理想，乃是夢想。人家的好意，反遭到他的一翻謾罵，罵人中了赤色的毒素，因此自好而開明的人，再不願意與他有接近，學校裏優良的教育人材，漸漸的被壓迫而走開，儘這般狹小度量的人物，在這一塊小天地裏胡攪。

我自離開那學校，就遷住在郊區，閉門讀書與寫作，努力我的本位事業，本不擬想去知道學校的事情，然而三三二二的同學，會到我門上來，有意或無意的談起老校長的行爲，仍是這樣，沒有因爲時局逐漸在開朗，他會跟着潮流轉變作風。一個有相當年齡定了型的人物，天時與地理的影響，是

無法可轉變他的性格的，我們祇希望他能早日老去，讓浩潑而自由的青年們繼續着上來。長江後浪推前浪，這是必然的趨勢，老校長與他手下的一羣，不過是前浪中最後的一些浪花，大勢已去，他們是不會生多大作用的。我對他們可憐，也為他們好笑。

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大總統退休副總統代行政務之日）稿畢於深夜

#82-  
311885

311885

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十四日初版  
著者 須 養 本  
發行所 新夏圖書公司  
印刷所 北新印刷廠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